



黄裳

目 录

随笔八篇	1
嗲	1
灯戏	3
古书装裱的绝活	5
帮腔	8
纸	10
选秀女法	12
《卷簾书跋》	14
龙凤合挥	16
记巴金	18
徐森玉与《花间集》	56
森玉先生纪念	59
从吴恩裕逝世想起	66
《负暄录》	71
关于《入蜀记》	82
博与约	86
蒋子文及其他	89
吴仓硕小笺	92
关于“寒柳堂诗”	95
思索	103

忆马叙伦	113
作家的手迹	118
孟心史	125
关于罗文干	129
关于陈寅恪	134
《珠还集》后记	140
漫笔二十二篇	146
“英雄”的“所见”	146
打算盘	147
“物美价廉”	148
错字	148
转化	149
城墙是布做的	150
师说	150
贬低	151
速度	152
专家	153
“定本”	154
交流	155
翻身	156
茶馆	156
反串	158
邀角	159
俞曲园何人?	160

动脑筋	161
翻筋斗	162
结帐	162
闲言语	164
标点古书不易	165
钱牧斋	167
关于刘成禺	171
弢翁纪念	183
诗人	
——读《闲居集》	189
周忱	195
《日出》及其他	200
应该有一部《首都志》	204
暑热草	208

随笔八篇



自从费孝通先生《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发表后，在报刊上，座谈会上……这里、那里，大家都在谈知识分子的问题，而且都引用了一些诗词旧句作为譬喻。有时恰当，有时就不免有些“那个”，使人觉得这样表现出来的新中国知识分子实在不免有些失之太嗲了。

首先在费先生那篇文章里就引用了东坡词“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反被无情恼！”这就是用女性的心情来作譬的。说起来由来已久，自从屈赋以来，美人香草，即已成为文士自抒身世美丽的代号。唐朝新进士朱庆余所作“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的名诗，简直是用新嫁娘的口吻来刻画了自己；有名的西昆体开山主将李商隐，也唱出过“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因再得窥。”这样弃

妇声口的哀怜之声。

道学家解释“关关雎鸠”的主题是写后妃之德也，已经有很多人批驳过了。我倒觉得朱晦厂的如此立论，至少也还是“事出有因”，只是应用得太机械了而已。因为这样的风气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实在是过于深厚、普遍了。

这也应该说是一种传统吧？只是我怀疑这种传统怕不该算做“优良”的。

自从在哪里看到形容今天知识分子中间的“气候”是所谓“乍暖还寒时候”，是“最难将息”的时候，我就已经失去了最后的“怀疑”，明确地引起了一种厌恶的心情。

用不到再把“爱国诗人陆放翁”……抬出来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无疑是有多少更勇敢、更豪迈的人物的。而今天的知识分子和南宋的易安居士也的确是距离过远了。

远在一九三四年，鲁迅先生就曾经说过：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希望生活在新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摸一下自己

的青菜，挺起来，不再学易安居士或林妹妹那样
娇滴滴地扭扭捏捏。

一九五七，五，二十六

灯 戏

川戏到上海来演出了。带来的剧目只属于高腔和弹戏二种。其实川戏是包含了“昆、高、胡、弹、灯”五种不同的样式的。即是昆腔、高腔、胡琴、弹戏、灯戏。

这中间，节目流传得最少的大概是灯戏。好象只有四五十折把。其实灯戏才是真正土生土长的川戏，是产生在川东北的一种民间小戏，和受昆曲、弋腔、秦腔、汉调影响的其它几种曲调情况完全不同。

在四川曾经看过一出“五子告庙”，就是灯戏。这戏真妙极了。故事是说五个儿子在阎王面前把改嫁的母亲告了下来，阎王传讯，不料被告的女人却是他生前的旧好。于是陷入了尴尬的境地。阎王丑态百出，审判的进行是完全不成体统了的。

表演的泼辣是惊人的，丑扮的阎王被讽刺得体的无完肤。最突出的是阎王的形象和动作，完全表现出庙里泥塑木雕实物的神情。在表演上是一种殊特的规律的，可以看出劳动人民强盛的艺术

创造力和对鬼神全然的不敬。

我在成都曾经向研究川戏的专家们请教过灯戏的来源和衍变，他们也不知道，甚至连这个剧种已经有了多长的历史也摸不清楚，十分失望。不料回沪以后翻书，却寻到了一段记载，真是值得高兴的事。

乌程范锴（字白舫）嘉庆道光中在四川住过二十来年。作了一卷《蜀产吟》，收入《苕溪鱼隐诗稿》里，道光刻本。和“盐井”“火井”“蜀锦”“郫桶酒”……一样，把“灯戏”也列为蜀产之一，作了一首五古。前有小序。记载十分详细。因为这是十分可贵的资料，所以这里就照样介绍出来，供专家们的参考：

俗有优伶，专演乡僻男女秽亵之事。歌词俚鄙，音节淫靡，名曰“梁山调”，与弋阳梆子之腔迥别。桑中溱外，钻穴窃窥。语言举止，揣摩逼肖。廉耻尽丧，不堪入目。昔以伤风败俗，禁不入城市。无赖者恒于夤夜征歌，故曰“灯戏”，又曰“倡灯”，剧中实无灯也。近则川之东北郡邑村郭间，筑台竞演，昼夕不分，盈途喧笑，士女聚观，恬不为怪。迨夕阳人散，犹津津乐道之。吁！习俗之移人如是哉！”（以上诗序）

夕阳驻肩輿，劳息投旅次。老壮趁墟归，津津说灯戏。里歌草台新（蜀人谓戏台为草台），妖伶玉颜媚。逾墙搂女痴，解襟留髻

醉。既定桑中期，复作行露惠。流连善描神，移情直忘寐。傍有攘臂言，记前入城事。谗浪千万端，巨擘乃无二。说者四三人，听者十百至。望街对字间，施家笑掩鼻。嗟嗟古风隳，习俗关政治。安得以礼齐，使民知有耻。

作者大概是和“五子告庙”里的阎王一鼻孔出气的，于是就对这种大胆描写儿女情的小戏大加非难了。但是从他的描写中间，也可以看出灯戏的成就之高与吸引力之大，言外大有“其实乃深喜之”之势。其实范白舫倒还是值得感谢的，他到底还记下了这么一些史料。比起别的道学先生偷偷看戏却不敢笔之于书的要来得高明得多。

一九五七，五，八

古书装裱的绝活

郑振铎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传统技术的继承问题》。那副标题是“我的一个紧急的呼吁！”这是一篇相当重要的文章，读罢不禁有感。

姑且谈一下古书装裱的问题罢。

古书流传了几百年几十年，难免要遭受损害。现在只简单谈几种损害的情况。被虫鼠所啃。

那是一大块一大块的啃掉了。往往是一只角。一块边被啃掉了。其次是白蚁，它们会在古书中间打一个或大或小的洞，象隧道似的。其次就是虫。这又分几种：有象米蛀虫那样的虫，它们睡在书中，周身发出一种粘液，把纸张浸烂，吃掉。它们一出现，书页往往就要损失一大叠，破口边上往往还有象蚕丝似的东西。还有一种是“银鱼”似的书虫，逃起来极快。它们的本领是把书页打成一个小小到底的洞，真象打洞机那样的直而透，直透几十百张。

又有一种不知什么虫，它们往往在书面上粘壳，就象在树杆上的虫壳似的。一发现它，书往往就去了一大块。蟑螂也很会损害书，至少它也会在书口书背上留下排泄物，弄得点点癍癍，十分难看。……

上面说的只不过是虫的业绩。至于北方的“风伤”，会把书弄得碰不得，一沾惹就片片化做了“白蝴蝶”；南方的潮湿，会把书霉得一片片粘在一起，触手即碎。至于水湿如饼，年代久远，书口破开，双页变成单页，就更不足怪了。

要说装裱。那也真是一种绝活。总之，无论古书遭受到上面所说哪种损害，或轻或重，专家们都能使之得救，使你有“触手如新”之乐。

这中间的学问大得很，这里篇幅有限，说不

清楚。我只举一例说明。有一年，我买得一部明人著述的稿本，共有六册。原来是作者用稿纸写好，再一条条剪下来粘在册子上的。不但被虫蛀得一块块的，而且还经过水湿。初到手时正象在泥潭里出来的破帐簿。交给一位老装裱工人，三四月以后他交还我六厚册新书。简直比古籍书店新出版的线装书还平整，还漂亮。水湿的地方，都揭开、压平了；虫蛀的地方都用同样的明代竹纸补好了。最了不起的是，一条条粘起的原书，竟整治得平伏之至，好象一页页完整的纸张。原来高低不平臃肿不堪的，现在就平整得和新书一样。

这位老专家是苏州人，今年六十七八岁了。身体不太好。解放以前他装书的身价是很高的，普通书不大装，因为不值得。但解放之初的三四年，却发生了很大的困难，委托者一些都没有了，生活无着。我就拿一些书陆续给他去装。我是没有什么好书的，又出不起太高的装工。但也还是大量地拿书给他去装。连被人看不起的清代刻本也去装了。当然这也还不能使他维持安定的生活。可喜的是，从去年开始，他被介绍到上海图书馆工作了，在装地方志。

奇怪的是，上海图书馆没有让他带徒弟，只教这位老先生一天到晚伏在案上一张一张地装

技，和浩如烟海的残零册页孤军奋战。但工资甚低，而且至今还是个临时工，按日计酬，没有劳保享受。象这样地对待身有“绝活”的传统技术老工人，是不妥当的。

一九五七，六，二十

这里说到的装书老人是曹有福，苏州人。那部书则是张宗子（岱）的稿本《史阙》。他已逝世，晚年一直在上海图书馆工作，也带了一些徒弟。

一九八三，十二，十，重校记

帮腔

上海的观众对川戏已经不算怎样生疏了。川戏的许多特点，也都比较易于接受、欣赏了。可是在前几年，那情况就不是这样。

解放以后川戏团大抵到上海来演出过三、四次。记得他们第一次来时，高腔的帮腔一起，台下立刻就起了哄堂的笑声。人们觉得不习惯、特别，自然就要笑。近来这样的笑声是逐渐少下去了。

我自己是特别喜欢帮腔的。歌声一起，真会使人精神一振。女高音真能挑起人们心里的激情，使观众和台上的人物心心相印。剧中人心里的幽怨、愤懑、委曲、欢悦……都能在这种合声里宣泄无遗。

这是一种古老优美的艺术形式，应该是精华而决不是糟粕。可是她的命运却不怎么好，有些人曾经怀疑过她的存在价值。

去年秋天在成都住了一个月。每天在报上看到有关高腔音乐问题的讨论，十分热闹。讨论者分两大阵营，一派是主张保留高腔的特色的，另一派则主张改革，定谱、配音……讨论的范围已经不只是帮腔，整个的高腔都是索连在内的。

我是赞成第一种意见的。曾经仔细研究过革新派所持的几种理由，觉得都不够充分。

主张改革的人们说，高腔世代口耳相传，没有一定的声调谱，同时又是“干唱”，没有一点配音。因此就断定说她是一种落后的东西，必须加以改革云。

我看不然，这么一种艺术形式，从弋腔算起已经流传了三百多年，为中国人民所喜爱，说她落后，怕并不妥当。正如中国人从古吃饭就用筷子，一两千年以来就只是这么两根竹棍儿，照同样的逻辑看来，岂不也是落后得很，应该废除了么？

同时川戏，就也有胡琴和弹戏，那都是有配音的。如果高腔需要配音，老早也就应该配起来了，何待今朝！

这里存在着的还是那个老问题。应该相信人

民，相信人民是有一定的欣赏水平和选择能力的。

改革本是好事，但看做法如何。帮腔过去是由打鼓老代唱的，就难免粗犷；现在改由有相当训练的女歌者帮唱，成绩就比过去的好。

在成都就有一种高腔配音的试验作法。试验是先从帮腔部分开始的，用了五音洋琴等乐器伴奏。照我听来，颇象越剧或沪剧的唱法，离开高腔的原有风格已经很远了。据说这种作法现在还在试验阶段，尚未进行推广云。

新音乐工作者热情地参加旧戏曲改革工作，本是值得欢迎的好事。在川剧说来，老艺人的唱腔，锣鼓牌子等有些就已经被记录下来，这都是值得称赞的好事。可是在别的地方，只凭激情，不加研究，就来进行改革，就难免不出乱子。

一九五七，六

纸

去年在成都，认识了一位老画家。彼此谈得很投机，我向他订了一张画，后来却给了我两张。原来有一张是送的。上面题曰：“××先生云将以佳纸见贶，预以此幅为报。”因为谈话中间我曾说起上海还能买到旧高丽纸，可以送他一些云。

回上海后第二天就跑到荣宝斋去问。不用说

旧高丽纸，就是新货的河南棉纸、连史、宣纸……也没有或缺货了。连跑数月，未得片楮，这真给我添上了非凡的负担。至今一想起老画家提到旧纸时的欢喜激动之情，还使人歉然无已。

这也真是没有办法的事。画中国画就要中国纸，离开了宣纸，什么泼墨、晕染、勾勒……这些本领，就全都缴了械。不象我们写文章的“油滑”，毛笔竹纸固然可以；钢笔报纸也无所谓。

自然，没有了宣纸，不会立刻就出人命。它比起粮食、布匹……是远为次要的。但也需要呼吁一下，在可能范围之内，不但完全不会造成损失而且可以为国家积累资金的前提下，适当地生产一些，以应急需，以防断种，还是必要的。

造纸多为农民副业。有的合作社领导干部反对造纸，说，“谁要生产纸就让他吃纸好了！”

（见六月十五日人民日报郑振铎文）实在是奇怪的说法。有造纸传统、特点、方便的地区造些手工纸，和养猪有什么差别呢？它同样是财富，可以换人民币换外汇的。“谁要养猪就让他吃猪肉好了。”这样的话好象还没有听说过。

印木刻是中国的宣纸最好。鲁迅先生曾以数卷宣纸寄赠苏联木刻家，他们如获至宝。日本朝鲜造纸的技法是从中国传去的，在那儿生了根，开出了新鲜的花朵。过去日本曾出版过《和纸之

美》这样的书，里面附了数十百种“和纸”的样张。看了真有“美不胜收”之感。日本人一般也用的是洋纸，但他们却不曾完全废弃了“和纸”。

中国的传统文化生活和中国纸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忽视了这一环节就会有很多部门要受到损害。文化部、商业部、轻工业部、土产供销合作社……实在应该好好重视起这个环节来。

一九五七，六，十八

选秀女法

“拉郎配”的风波是由皇帝选秀女引起的。在封建时代里，这的确是一件大事。但到底是怎样的选法，却一直弄不清楚。

正史里是不大肯记载这些事的。野史又往往不大靠得住。这里我想介绍《明懿安皇后外传》里的一些记载。这书是明朝大臣后来投降了清朝的龚芝麓所作，后来又由纪晓岚删订，曾刊入《峭帆楼丛书》。

懿安皇后是明熹宗（天启）的配偶。天启元年，皇帝要举行大婚，于是就：

先期选天下淑女，年十三至十六者，有司聘以银币。其父母亲送之，以正月集京师，集者五千人。后亦被选入都。天子分遣内监选女，每百人以齿序立。内监循视之，曰：某稍长，某稍短，某稍肥，某稍瘠。